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雜著

瑞安縣學上梁文

吾邑有學絲屢廢而來諸生置員於崇寧為盛久矣迨廢誰其嗣興弛百役以獨先彌三時而具舉有嚴函文可以橫經於紫周廬可以肄業共惟聖考侈廟貌之前觀顯允賢侯輯儒先之善筭事閔風俗歡動州閭斯抗脩承爰申善頌

東吳會修門一葺通壁海源源流道德也應泮水日朝宗西峴首葱蔥雨露低更上觀潮試田首朝陽今有鳳凰棲南一曲清江與世參鷺世文章曾不露橫塘居士府潭潭北閩粵群山來不極三峯之下可無人能以功名留翰墨上閩闔方今開蕩蕩少微正照斗牛墟此有隱淪誰與訪下七八十翁多在者自言生不識干戈長得見孫首增雅

伏願上梁之後辟書克棟多士填門相維鬼神無風雨暴拯  
之患燕及胤祚皆山河魁磊之英

到桂陽謁宣聖文

共惟夫子之言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勉矣乎某  
貨薄氣拙誤有民社願寧斯語以克於及敢告

桂陽上元設醮青詞

迺者庶證非常連陰不解爰方假守何以召和會王曆之初  
須雖修故事而天威之甚邇實負忱悻恭願哀矜一方嘉惠  
百穀事關民命寧使臣霑僥倖之恩咎在臣躬毋令民被所  
危之患

桂陽中秋設醮青詞

疾痛呼天輒自忘其僭越高明覆物終不忍於顛躓永輝返  
風滅火之祥何啻虛谷應聲之速敢憑羽侶式謝鴻私

不異塵凡有未貽矧憐臣斗筭之器雖負民社而不勝念臣  
葵藿之誠蓋填溝壑而未已遂無它咎以迄終更

桂陽軍修城隍祝文

有屹崇壘爾神主之彼圯而闕宜崇補之築之闕闕尚呵護  
之允也有成維皇其嘉典之

桂陽軍禱雨文

某假守於此大懼涼薄不足以用昭事明神以祈歲

事迺者烈風荐作嘉澤弗周粟未且焦悴夫為吏之

日短神與民相依之日長奈何以吏之不德而為斯民病也

敬申前請敢告終惠

謝龍山渡侯明應文

維侯所宅桂陽之望風雨不時於是焉禱其諸古之所謂境  
內名山川駭茲者嘉澤弗周烈風荐作菽粟幾空未且就禱

固宰物者所以謫吏而侯亦豈遂忘此土也遺官乞靈齋宿以候不賢過而辱霽施之某雖無以愈人猶足以伐石謬詞昭示後來永永無怠

周子名說

周子請名余命之曰仍之蓋取古仍孫之義周氏之門父子孫九三世傳曰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稱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夫欲為士大夫者必世其家者也三姓之舊於今為庶畢萬匹夫也而大有後於晉國是在懋不懋而已故室懋長

朱子名說

吾友朱同之子名植字直和一書名字所從來曰祖父所命也欲易其字為直方而植因書以遺之使持白祖父視如何也

謝居士贊

貧而好施隱而好客終身鯁居而義不廢嗣息豈其所謂非儒非墨而自適其適者耶

自贊

以學多病以貧數窮佚我藏安亦二者之功 歸家寥

太空儼不離人即為良農

桂陽軍告諭百姓榜文

照會當取到任欲得民間通曉法意檢坐到見行條法如右

父子律子孫違犯教矜供養有關者徒二年

初子孫違犯教不及供養有關情重者隣州兇惡者千

里並編序

劫諸生子孫而棄之者徒二年殺者徒三年收主人共犯雖為從殺者與同罪棄者徒二年並許人告若地

分及隣保知而不告殺者徒一年棄者減一等

夫婦律諸妻無七出及義絕之狀而出之者徒一年半  
犯七出有三不去而去之者杖一百追還若犯惡疾及  
姦者不用此律

房族律諸同居若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  
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  
皆勿論即漏露其事及謫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  
相隱減凡人三等若犯謀叛以上者不用此律

律諸告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其告  
重者減所告罪一等即誣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告大  
功尊長各減一等小功總麻減二等誣告重者各加所  
誣罪一等即非相容隱被告者論如律其相侵犯自理  
訴者隱

隣里

勅諸許告之罪若於法不應告之人雖係隔者隣保亦  
不得告

勅諸事不干已輒告論者杖一百其所告之事各不得  
受理

律諸隣里被強盜及殺人告而不救助者杖一百聞而不  
救助者減一等力勢不能赴救者連告附近官司若不  
告者亦以不救助論其官司不即救助者徒一年竊盜  
七各減二等

窩藏擅頭等略

勅知人犯罪而藏歷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不須盡  
被追藏依匿罪人法其知情停止人犯徒以上罪者  
此

律知情藏匿罪人若過致資給令得隱避者各減罪人罪一等

律諸博戲賭財物者各杖一百律諸博戲賭財物者各杖一百錄博戲賭財物者各依已分准盜論論錄博戲賭財物者各依已分准盜論論其停止主人及力若和合者各如之

勅諸州縣坊停止賭博財物者隣州編管於出軍管內停止止七配本城並商人告廂者巡察者營一宿提舉人失覺察者杖八十

律諸男人略賣人以緝縛以計贖以為奴婢者絞為部曲者流三千里為妻妾子孫者徒三年謂而緝縛以和劫者各減一等

勅諸畧若和誘人因而取財及雇賣或得財者計入已之贓緝人移贓與罪人者以不持仗強盜論一貫皆配千

里婦人五百里編管因而誘者依強姦法和誘者以不持仗竊盜論五貫配五百里婦人隣州編管其知情引領牙保若藏匿彼畧誘者各依藏匿犯人法

右仰汝等百姓各詳立法之意欲以慈孝父子有恩故有供養有缺及違法教令及不舉子之法欲汝交錯夫婦相保故有七出三不去之法欲汝和協宗族如一故有相容隱不相

告之法欲汝交通隣里無爭訟有不得告訐及相救助之法欲汝守已不務貪婪但利其家却為衆害故有停藏開釋誘畧之法迺至閭閻盜盜每事有降意在禁汝為非勸汝為善

當戒今節取數項係父子夫婦房族隣里要切事理明以教諭汝等皆有良心其俗質朴比之諸處公事最稀若更遵從不致違戾雖有官府刑何所施更冀得力之家津遣子弟從

師就學與起門戶其餘勤謹農桑愛惜錢穀祭享公勤租看守

墳墓如此則骨肉相勸里巷無怨和氣所積天道不差風雨  
必調五穀必熟可使此邦永為樂土至如徭人實同省地又  
來往還何分彼此設若軍縣催科或公入下鄉恐辦保程復  
相迫擾或寬寄等家堯收過多或代納上戶利息太重之類  
九有枉害並仰披陳當於當賦自有過差諸縣不能体恤當以  
看望未欲興詞但布書簡相投或因寄居學我過聽見論庶  
幾通知從汝之便

桂陽軍告諭納稅榜文

照對軍縣每年起發省部總領諸司錢糧并支給官兵錢糧  
實萬浩瀚別無課入全藉稅戶夏秋銀錢分贖應副當朕到  
任據平陽縣丞狀申驅磨見得自淳熙十一年秋至十四年  
夏六料銀錢欠數不少除十一年已在 赦文自第五等已  
下除放外餘四等以上并十一年夏至十四年夏三料理合

拘催切慮稅戶不易難以一併了納當朕今同眾官計度將  
十一年四等以上戶共欠一千二百八兩有零并十二年夏  
十二年秋共欠一千五百七十四兩有零共欠三料米納之  
數時暫住催自十三年夏料為始催理又慮稅戶目前已將  
錢米交托與攬子店戶等人却被堯收入已致作名下掛欠  
已行不知丞分鄉具出長名帖子付逐都保正戶長仰各巡  
問甲甲內人戶如委曾交納託與人見有干照即仰保正類  
聚姓名保明申縣切待於交攬人名下追理自餘委係本戶  
即仰趁時赴軍輸納今立寬限十三年夏秋二料限二月終  
十四年夏料限三月終更不准前違官差人下鄉搔擾乃已  
約束受納等處每銀一兩減五文足插子錢減三文足役錢  
一百文足收會錢八十三文足每一貫減五文足插子錢減  
三文足苗米官田賦田米每石減十二文足每石不用米減



十五升攬子米減五升和粟米每石減七文足每石用米  
減十三升攬子米減五升省義倉米每石減五文之類  
用錢減十三文足倉用米減二十二升省攬子米五升省  
自一錢以上米自一斛以上准此曉示去訖候土限  
錢物次第若是正稅自足丁辦一年支遣當議  
例無名科欲並行蠲減以便人戶若致限滿拖正不肯  
納本縣將欠數多人申軍點追別有行遣

桂陽軍勸農文

照對守令勸農國有常典循習之久但為空文當職以里巷  
通曉之言勸諭汝等開具下項

一閩浙之土最是瘠薄必有鋤耨數番加以糞溉方為  
良田比間

不待施糞鋤耨亦希所種禾麥自然秀茂則知其土

膏腴勝如閩浙然閩浙上田收米三石次等二石此  
間所收却無止敬當是人力不到子課遂減奉勸自  
今更加勤勉勿為惰農坐視豐歉

門房隣里切酒和睦莫與爭訟界至田陸各據承  
火下午畜迭相借助少有言氣且務休和才到穀  
便妨日子况復般累倍有勞費假如有田十畝歲收  
不過十石供輸之外瞻贖難宜因訟耗財自取銀根  
了納租稅務在及時今來受納倉場並是當日趁  
銷簿如有農家或將銀米憑托攬子舖戶者人酒  
便取去赤鈔為憑不可信受手會白關之類所  
鋪兜收過已致作掛欠正當農務忽被追呼

破塘水利宜從亡來上流下接公共分使若甲家占  
各害及乙丙群聚爭奪甚者到官期集隣保追送

佐動經旬月方得事明本欲獨得便宜却被兩相妨廢

生借種糧貧者不免先須量力莫據眼前借貸太多債還不易及至空窮却謀昏賴所是富家亦合量本收息除證積欠難以逐年登帶恣為貪婪若貪者貪賴不還富者貪婪已甚日致興訟罪有所歸即非三客相資隣里相保之道

此間典買產業或賄昧卑幼或不儘問親隣或因抱種交業不時或因白與投印遠限之類緣此無賴等輩執占爭論先自時種徑行收採比至到官推憑要約往往得產之家雖用見錢反以違法之理遭罪請自今遇有交易子細審度凡涉前項數端之類幸勿向前以貽後患

此間多有無藉之人告人絕產及至到官或有恩者子孫承代或有吐退近親官聽其初官司未知來由頭至行遣甚者抄估比至訟運動經年歲以此失業深屬可憐除已行下諸縣外今如有的是絕戶即仰都保連名結罪保明具申方與受理自餘勿干涉入爰有告訴重行科斷

諸縣夫並除是般蠶綱運錢米雖當七月亦或不免其餘雜役宜且暫停如官司差使重費或無輪次苦樂不均及承行等人取乞擾擾迨至應干賦役有妨農養使汝失所乖仰陳訴

右仰政等並相勸諭務在遵從庶免有年母今後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四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五

祭文

祭兗光居士林喬年

齊魯兩生視漢功臣為貴列國之千乘不如洙泗之一言世固有公論也公名不至仕版而凜凜鄉評不在諸賢大夫下夫豈求之嗚呼士之聞見公者亦可以興矣功名一時典刑千古形器雖亡道德如故我等親舊今來哭公三年之喪於此觀禮自今余鄉起孝起敬其誰作之瞻言耆老潸然淚零何啻此夕

祭王詹事

吾鄉自昔諸儒有作剛毅敦龐是以為俗中更權臣播排其尤喬木云凋何草不秋誰其佶之惟公嗣興稊之堂堂萬夫典刑梅溪之原簫壺之下公車不駕巾無翔晉簪壺之下梅

溪之原公休于廬巷無違言公行未久公歸白首邦人父老  
欲執之手天子起之愛莫止之羽翼四海匪我敢私忍焉此  
觴涕泗如水百爾有恨不如我同里

祭丙祭酒

嗚呼欲從先生將十年于茲蓋亦數相遭卒幸相親也而受  
教不少延何哉天耶人耶前年寓會稽會先生為部使者有  
采言先生將就頤汝 某 愧焉尋如毗陵弗敢見明年東  
還先生適長太學是秋將及試增置生員又以嫌弗敢見既  
垂簡教諸生先生率率焉望其米也比至相待如賓父其者  
從二子辱臨拜又命史侍立無吝拜為是懼也又逾月弗敢  
告而去嗚呼誰謂先生歟而遽止此也夫奇謂處止此也其  
寓會稽必無以愧自遠也其還毗陵必無以嫌自拘也尤為  
諸生宜旦夕左右侍而又何忍以過相待一頃舍去夫以立

望之殊也法守之察也世俗之矣已諒也顧小而失大其亦  
謂之人耶雖然自知求師友所得於天下纔數人耳去年哭  
劉莆田今年哭祭酒彼壽考者何限胡為於我師友頓戩而  
忽焉亡耶且賢者終不得大用獨不可謂限遠吾黨耶且某  
也固無多求於世無乃亦不獲成就其私志考德而問業耶  
今天沈相與類有辛不至缺絕也是謂天耶非耶嗚呼一忤  
權臣白首瘴鄉公論既開時謂 宜何位不過如死無歸居  
豈惟門人有淚如雨

祭張南軒

嗚呼先生惟以正終如何嘆嗟四海所同欲知先生當觀之  
公宦旅有言魏公之子應我律我魏公是伯如其即我誓與  
偕死學士有言瞻彼洛師昔在文獻往往闕遺曰惟南軒高  
其嗣之朝廷有言豈無他人吏道趨變經生泥陳必若欽大

可以致君去欲其歸病欲其愈及此蓋棺萬事永已亦有怒  
怨莫或毀毀嗚呼先生位曾不降曾不卑卑與人為通抑不  
立異收聲于躬維學高明維行粹夷維其持物一不以疑匪  
即求之人實秉彝君子在世勿問勿處譬彼川嶽無與雲雨  
三農賴之以藝稷黍矧惟世臣喬木勿伐矧惟儒術不墜一  
髮生能幾何而堪契闊往歲玉山前年林陵二公云亡今我  
涕零又哭先生我懷實并念昔從遊為日則淺辱誨辱交辱  
待其遠自我不見常懼有覩有來潮嶺必惠問我對之翰墨  
如在右左蒙是烏稱罔敢違置家有藏書固有太史鉅微功  
業先生不死我心哀傷蓋不以此

祭薛常州先生

我肯自言壁立倚天見兄毒潭忽若墜淵毒潭謂何其豈  
預自易魯論餘勿挂眼明年會稽我圖西征匪會稽從

毗陵毗陵何有聚書千卷曰此百氏各有攸見維古相授待  
寡傑然我辱過施如何克傳約我博我有源有涉譬彼草木  
自根匪葉匪我無師亦既多友繫尤不逢歲月空久我無所  
顧沒生為復于兄居游無以南北隔湖之上其樂未央為兄  
食貧去之他鄉兄使淮哭我客都邑繫名春官驅馬驅  
川之招豈不欲仕青婦方嫁瑣瑣鬻書曾兄來歸我梅  
者之待相期秋夜我嗟我命為此契闊矧今為虐復  
魚亦有依鳥亦有群我實何罪恃無其人顧瞻四方羣  
狙劉不在閩尚不在吳我居數人廼眷相顧幸踰其分界  
之故凡今海內知兄如林我雖庸陋特知之深我觀六藝  
自為的書不見詩春秋無易我觀諸子其說並駕齊名  
申韓每下我亦觀人鮮不異此有遺事彼有喪已自兄  
麻之大同以斷群疑匠師涖工人之見之于何不一可以右

左衡從伸屈我寃度之惟心之平豈惟不虧抑靡所增天  
生賢生輒不試歟無全材雖全曷謂彼又不可功在重屋  
不顧徒為喬木凡今之人為此墮涕我獨私憂皇恤嘗此  
艱道遠而使我獨有書未究有徒未淑茲之以詩哀哉已而  
莫知我悲謂我胡為

祭林安之

余游觀天下博交當世之士以自洽蓋各有長矣矧是寧  
者或亡涉事之具疏通雋達者則放乎繩墨之外而不可盡  
剗心而趨約者幾矣又自六經百氏略略而廢遺嗚呼安之  
余徧閱而僅有焉引而寘之諸老先生之門亦不數數焉  
見之忽今亡矣余特冀望而誰期余游具區還會極樓臺台  
鴈諸山之間人迹幾絕安之往往先至而後歸金華之行積  
雪埋嶺安之之疾侵矣而猶不我遺夫十年崎嶇不便于家  
不判于有司不呈寧于其躬而無怠無悔是果何求者歟  
意寔寥非為學深思者未易與知也今年未四十多病而早  
稟自哭薛常州而百念弛矣獨將求古人之書日與吾徒講  
玩以卒歲而安之且死則吾志焉往而可為世有公論於安  
之自不泯沒而非哭之慟則不足以塞予悲也

祭諸葛處叟

嗚呼處叟死生安計昔歲薛祖今茲君逝朋友相期扶持  
學慨此存者辰星夏籜君之學問不為運庭曰意苟誠萬物  
受命固嘗講論茲道闕六尺矩寸繩其施或隘君曰余聞力  
行以克力之所至日月未窮閉戶十年讀易求志朋友謂君  
不仕無義授官長樂勉君載塗曾未及暮上下交孚少出所  
藏已有端緒遂昌熾之豈不大肆衆目焚絲萬命流膏天意  
何如遽奪人豪維昔子厚託輔以死君歿見貽琅琅及此微

君之屬於義猶然我力可及敢不後先酒醴在壺脯醢列

# 祝上有

乃洽百氏然不為空言而已

試之一二其於詞藻清潤豐媚而亦無斷章生簡刻畫名家之意至於心度純明發為樂易望之簡如即不忍情親語押間以諧戲俄而肅斂訖于以治蓋庶幾德人之容非尚同者之能譬若夫流離窮蹙年方輝南望君親生以為螺間關萬里卒伸大誼是又壯夫節士堅忍僅克而得之天與匪誼匪諭嗚呼諫垣數月掩蓋則未十年外服帝獨簡記晚歸周行善人有此兩學是師用有次第士論方屬乃銜不施某等於官為僚有嚴位置公忘寺長安人儕類絕去繩軌惠風和氣胡然山立而忽淵墜靡人不懷我獨切至寓哀斯文百紙

莫成

## 祭張簡之

余讀梁簡公大人之誄蓋聞兄之能服勞處約有孝敬之道風矣晚見其行事自叔父一列一序盡善敗簡祀掃虔嚴且且不懈施及於世講石疇昔余既謂是誄也信而於是重有感也蓋余為婿恨不及梁簡公無恙然猶及兄拊諸弟奉仲可以團居也僕仰之聞事變不齊西來其廬几筵相望弟哀子自寔自為孤焉嗚呼此余所以重有感也余辱歸林最知最厚於兄卒葬屬在疾苦敘不憑棺寔不相穴所以還其平生石以誌幽者亦不得掛名焉也今彌年克具醵豆叙德滿家以自鑄認領可招其在斯文

## 祭鄭自明

嗚呼哀哉自明余與君游久知君之重其死也自為諸生固

君之屬於義猶然我力可及敢不後先酒醴在壺脯醢列几

# 祝山有

冷百氏然不為空言而已亦無斷章李簡刻畫名家之簡如即不忍其情親語押庶幾德人之容非尚同有

之解體者夫所稱居居之至才表南望君親生以為媿聞關萬里卒伸大誼是又壯夫節士堅忍僅克而得之天與匪謂匪論嗚呼諫垣數月權經則未十年外服帝獨簡記晚歸周行善人有此兩學是師用有次第士論方屬乃銜不施甚等於官為僚有嚴位置公忘寺長樂儕類絕去繩軌惠風和氣胡然山立而忽淵墜靡人不懷我獨切至寓哀斯文百紙

莫與

## 祭張簡之

余讀梁簡公大人之誄蓋簡之能服勞瘁約有孝敬之道風矣晚見其行事自叔父一列一席盡善敗簡祀掃虔嚴且且不懈施及來世講石疇昔余既謂是誄也信而於是重有感也蓋余為督恨不及梁簡公無恙然猶及兄拊諸弟奉仲母以團居也僕仰之聞事變不齊西來其廬几筵相望弟喪于庭室自為孤孤嗚呼此余所以重有感也余辱歸妹最知最厚於兄卒葬屬在疾苦歛不慮棺變不相穴所以還其平生石銘諸幽者亦不得掛名焉也今彌年克具觴豆叙德滿家山以自講禮饋可招其在斯文

## 祭翁自明

嗚呼哀哉自明余與君游久知君之重其死也自為諸生固



君之屬於義猶然我力可及敢不後先酒醴在壺脯醢列  
酌古陳奠永承君意

學官同祭王司業

公於載籍博覽強識上自班左旁洽百氏然不為空言而已  
試之一二其於詞藻清潤豐媚而亦無斷章半闕刻畫名家  
之意至於心度純明發為樂易望之簡如即不忍去情親語狎  
閒以諧戲俄而肅敬訖事以治蓋庶幾德人之容非尚同者  
之能暨君夫流離窮學六年方揮南望君親生以為媿聞關  
萬里卒伸大誼是又壯夫節士堅忍僅克而得之天與匪詎  
匪諭嗚呼詠垣數月懿茲則未十年外服帝獨簡記晚歸周  
行善人有比兩學是師用有次第士論方屬以銜不施某等  
於官為僚有嚴位置公忘等畏人儕類絕去繩軌惠風和氣  
胡然山立而忽淵墜靡人不懷我獨切至寓哀斯文百紙

吳郡

祭張輔之

余曠梁間公大人之誄蓋聞兄之能服勞處約有孝敬之道  
風矣晚見其行事自叔父一列一席盡善數間祀掃虔嚴且  
且不懈施及來監講石疇昔余既謂是誄也信而於是重有  
感也蓋余為督恨不及祭問公無恙然猶及兄拊諸弟奉仲  
母以團居也僕仰之聞事變不齊西來其廬兀筵相望弟喪  
子疇寔自為孤焉呼此余所以重有感也余辱歸妹最知最  
厚於兄卒葬屬在疾苦歛不憑棺空不相穴所以述其平生  
石銘幽者亦不得掛名焉迺今彌年克具觴豆叙德為家  
以自鑄魂猶可招其在斯文

祭翁自明

嗚呼哀哉自明余與君游久知君之重其死也自為諸生固

口士以一死何報不可及其居朝抗直自喜每一進見以所  
以於賓客廝役某小人某小人之說察察為上言之無常入  
以而甚危而君益奮然雖萬死無恨然而閱其私蓋衛生  
意諱也嘗訪君愛亭之上當暑命酒食瓜果而君禁之勿  
至食他日過余羹藿以饋君曰曠昔聞有以茹此死者至今  
不近也改若飲水豈不憚問恐以疾傷其母嗚呼君誠重其  
死而將有以與此矣迺今死奇禍何哉余既甚悲而莫准其  
故且懼知君之不詳者亦為慙也天當其年入宮其名嗚呼  
永哉自明余故為斯文以哭君也

祭劉端本

嗚呼端本而止於此歟謂其容貌不澤齒髮衰變而無壽徵歟  
謂其疾聲遽色大喜怒以干和歟抑謂其強心於事而散  
其生歟而端本咸無焉然而止此將安咎也嗚呼端本其心將

以仁共三族其學將以著見當世而庶幾於古人其儀抑抑其  
言洵洵至於居為畏友出為排士而取予之際能不以不義  
加乎其身於今之世吾見亦寡矣豈古所謂直諫之益未訥  
而近於仁者耶晚得一官無賴於貧母老子釋旁無強親蓋  
擇地而蹈報効如此此其等所以哀籲之天莫知所云也

祭鄭龍圖

嗚呼道之不明亦既千載矣興用儒涵育數世故經術盛於  
伊洛而王化行乎元祐之際素養而下庶幾三代于何文獻  
忽淪替中興屢扶欲起復驟寶生小子散無紀繫惟公及從  
渡江諸老尚有典刑之學不墮與季年靡然流俗之弊本  
之躬行加之講筵兄彙和平議論方大析義利於秋毫蕪博  
約而獨詣蓋伊洛源流與元祐之規摹於是乎在苦節至於  
長貧靜退見於初筮揚名二紀之久致位九卿之二既物論

之惟允殆天意之將契我觀人物可為流涕瞻前靡及顧後  
孰繼公於此時警之東方未白明星晰晰斯續飄零之餘緒道  
條款之亨會亦有識之自寬俄覆出於意外嗚呼哀哉痛在  
吾黨事關海內則余從游辱誘以誨舍曰諸生視之流輩至  
於非望之期不言之愛薰手援其有益雖身危而不悔嗟今  
已矣逝將安賴於具殺而輒止文把筆而屢廢以遲遲之不  
忍尚發明而有待竟余懷之弗究耶一哀於此酌

祭呂大著

嗚呼理固難言事堪永嘆尚斯文其未熄燼千載而一旦自  
夫孔門之徒盡經行闕焉遷而下史法亂微言卒墮於佛老  
多識不離乎箋傳惟公紹絕學之遺統涵潛心於一貫立六  
藝之要津涉九流而弗畔既超乘於先得亦加鞭於後倦可  
謂明古人之大體而能通當世之變汎觀人物粵自秦漢數

臣禮其器略儒雅陪於詞翰通人焉章章法士焉斷斷以余  
觀公與夫專善偏長之士豈可同日而論哉若乃推本皇家  
講明文獻以為 藝祖造邦上規周室而 仁皇繼體之際  
庶幾於羞道管晏痛小雅之未復先群疑而獨辨雅公之志  
歐富韓元緝熙寧之墜緒振元祐之餘筭又將會同錯繇拓  
携集散回萬牛於絕韜手六轡以徐按合當代之玉石出中  
原於滄海蓋自渡江諸老皆有遺恨者也嗚呼憶學者之初  
識惟伏焯之方焯及脩門之晚別幸後會之猶健相此言之  
概屬若一體而中判年偶同而智違名近伯而實遠漢之  
之先祖望孤征於款段參移兮斗沒長夜兮漫取金大  
何極許之人而有恨望新阡而長號冀精爽之一時

祭朱處士

嗚呼學問散於殊塗而尚德之風鮮選舉出於一科而遺賢

之恨多幸清議之在下而吉人猶有自修於其家維公行誼  
可堪宗嫺之蹤跡襟度可以受朋友之切磋位卑而樂施于  
齒若而工編摩自三尺之童待之若輩行而於一鄉之衆未  
嘗有所誰何以余百念之俱冷而聞公之訃至於屢嘆而長  
嗟文以悼之我辭不說非士無誅刺之山阿

祭章端吏

吁嗟端吏今孰不如問其位年弗逮彼愚吁嗟端吏相爾志  
慕蓋達將與當代諸賢在文墨議論之選而窮亦庶幾可登  
於社識曰君子之墓中閭無相寄孥于旁盜騎屋山田鬪羊  
荒土而至此可以悔矣而猶朋朋不以四方誰為夏屋館置  
松柏于何雪霜不待盈尺安陽之南豈無士友胡獨端吏哭  
者十九或歛之床或沐之棺百爾無恨何必爾後余二十年  
交滿天下自春徂秋三泣大雅源曾未收復負斯學值可無

文其尚惡罵

祭張忠甫夫人

鄭子將官由拳維夫人之子贈言卒篇曰子家養弗暇顧官  
我感夫人為之涕漣少學旁舍動經歲年今我求母而為罷  
吁若彼有母亦惟故牽東西居游各天一邊借云懷依無能  
粥醴亦有將母朝夕鮮老與穉等子家之便百爾好羞不  
如式還曾是無憾惟夫人也全固也有子而誰俾然相他人  
無類以利言微祿微爵至莫子憐矧夫人子豈時舍海再縻  
之祠蓋云港港有如夫人願其翦軒豈敢自必乃林乃園九  
此克孝厥安以專匪子之為美夫人之賢惟賢實希近在  
淵聯嗚呼云亡見不自先

祭孫忱卿

嗚呼忱卿而死於逆旅歟謂其藉祿以為養歟則田園室廬

於吾卿可以甲乙數也為好馳聘倦游而至是歟則疇昔端  
居簡出雖隣不覩也抑為以資以世以場屋得官而勢使然  
歟則舉不出此也夫士散而之四方略不過是數者而上焉  
者則名在當世欲退藏而無繇也忱卿可以免此而卒以逆  
旅歎嗚呼是不謂之命耶雖然有鄉黨為之辦護有婦族為  
之受吊者先事之三日壯子適至而帥相聞之歸其鎮之適  
舉為錢三十萬而凡事無缺以忱卿之得此又可以見天之  
報善人矣薄奠告哀文以慰之

祭妻母趙夫人

有言城南張氏稱首架閣之配草堂之婦曰惟夫人相其孝  
反有言安固賢惟趙氏辟雍之孫郡丞之子曰惟夫人是習  
是信博良鄙人辱交忠甫是於架閣則其叔父爰及婚媾夫  
人季女我觀季女以我貧困且日謀食歸田是歸匪教之素

誰與無悶相彼從夫及聞外之議相彼愛子惟區區是遺  
惟夫人厥婦之懿自我求壻不見前作夫人猶存可以觀略  
今其亡矣將安儀度我是以哭之斯大而誦夫人之賢尚來  
者之知昨

祭孫諫卿

吁嗟諫卿無年謂何彼日戕生白髮醉歌亦有苦心利析秋  
毫孰如簡靜曾靡殫勞亦有崎嶇暴衣露冠胡然深居而祗  
自殘雞草彌原樞玉易毀謂天昭昭蒼不可理我生空匱矣  
朋為富比年不圖交吊繼計匪我私哀善類之憂忘子是懲好  
予是充吁嗟諫卿稚婦弱子歿與兄訣一語一止豈無胡有  
終也嗟感世有推橋誰為喪得吁嗟諫卿蓋事蓋棺誰但吾  
實聲為爾吞

祭張忠甫

吁嗟忠父誰無死生短長幾何胡足重輕崇牙大齋百千之  
榮孰與身後誦其字名君行之脩君學既成方其獨行群聽  
以驚有譁咲讖不悔不傾卒底于信家人父元既信而從拜  
入交朋有官問政有故問銘緩急之請是非之評隱然衙門  
重於公卿自昔蓋指萬事愈明無祿何哀不朽有憑我塊則  
多事違其情君臨人喪治其衾衣或設之祭稽經考儀割絕  
肺肝放像俎彝其為銘文刻切恠奇奔視其穿風雨必時今  
我喪君哭不及尸曾莫得詳何以斂之祭以今蓋雜酒瘞瀉  
銘又弗能撰德慰悲葬也屬疾護棺以死適時之偷交道口  
哀我不能博又以自規唯是子凡昔在寢闈受君託言永天  
弗勝吁嗟忠父真尚肯來

止齋文集卷之四十五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六

祭文

祭沈叔阜

嗚呼以先大夫之於子屬望也以壽母之恃子以亡恙也以  
伯仲與子相和唱也以朋友交游謂子足嘉尚也然不待中  
年而夭矣豈惟家人蓋鄉黨隣里同心悲愴也嗚呼萬事如  
意豈必永年有一弗爾禍不待旋來者可追往者已然我不  
能規文以句鏤

族祭八一叔

惟靈厚重之德溫恭之度語無厲聲動無疾步蓋嘗深居  
坐玩意緇素娛翰墨以永日時杖藜而觀圃雖比鄰聚訟  
跡旁午而澹然不顧至於里有恙苦族有喪故曾不渝於  
風雨必躬問而身助若廼內將順於慈母外服勞於諸父弥歷

年如一日及二毛而猶暮眷妾洽於第姪一色笑而匪怒其胸中昭然自有繩尺臧否不言莫可欺以智數者矣嗚呼又足以决科而老於布衣實足以長世而不昌於胤祚以歲寒之喬木亦半夜而歸露究人事其何闕養蒼蒼之難訴觀其前十日而戒容却秘班以密布紉兒曹之奚擇曰阿牙其可付余聞繼宗之子經禮故著豈聖賢謂之弗祥徒世俗以爲諱苟牙也足以汛掃門戶典護墳墓渺一芥其何當將九原焉如赴偉顧言之勇甚又古人無以遠過者也惟是枝葉凋零歲月遲暮之一老之道前嗟衆釋之失措此某等所以羅掘下而長慟想儀刑以摧仆

祭張國祀

嗟乎國祀吾欲誦子之美兮累百紙而莫殫吾欲哀爾夫兮淚盈河而何乾枯子之寃兮冥冥其安逝托子之學兮文質

而力不逮蓋自故老之傳書籍具在疾驅者遠短軸不折者厚載高明兮鬼瞰其屋慈古兮弗當與害覺膚兮足食銳頭兒兮無蓋仁三泆兮報之豐自營焉不延厥世以余譚聞兮籍喜於目睹兮每背至國祀而一不酬兮余誰問兮泥昧豈天若不謀或邂逅兮聖賢以爲定計匹夫兮細故將善十勇兮九悔徒長言兮何尤聊一觴兮以酬

代兄祭林承事

維公幼躬植門自約而竊羨始爲儒被之家聲聞無漸鄉閭有稱昔者婦黨缺無侶承克立之後紀事有憑昔者族黨伯季凋零輯其孤嫠以迄厥成夫人於此苟或一能則爲善士况是舍并柰何無年雖天冥冥嗚呼方女既筓實蒙問名公爲和攸莫如書生我時解居少公數齡過以我歸嘉我弟兄待不以婿而如輩明自其室事來諮來評有不釋然輒以

我乎頃我屬疾中寒善謙公亟問拊弼時不寧及公昇鑿省之郡城謝言再三勿揚之命誰無舅甥所感此情惟有室廬可以止興新有子婦可以使命奈何無年胡不涕零矧辱深厚此酒恐傾

祭鄭麟圖母夫人

觀嶽者於麓觀河者於浹猶歎夫人克生二子夫以龍圖經明行脩名重天下南渡以承張呂之比而景元紫廡忠信嚮往而絕出又為當世雋傑之工譬之天球宛球和弓垂矢紫然房中重英麗美幾所謂維其有之是以伯之者矣至於龍圖稍稍宦達位逮九卿夫人固為之歡而亦不以景元之負志流落不逢為耻龍圖怡聲下氣坐不垂堂夫人取馬而亦不謂景元單車暮夜赴人之急難為非是則其高懷遠度兼識二子之才往往揆慣人物者或有恨於此也嗚呼天人之

真自喪伯氏仲懼弗任誓不以仕藥物之良飲膳之旨儻可一笑不遠千里今也壽終孫曾百指棺槨衣衾聞者興起求惟人生及此有幾然景元猶哀悵憤甚自謂遺憾蓋不但以遲莫困窮力有所止也其等蚤游門墻欽誦儀軌以受祉之既多而哭少於餘齒且歲篇之四周九算等之三跪宜感德者不然將求優其曷已况有感於百懷曾莫殫於一紙

祭梁丞相

麟鳳不擊帝王瑞之木德為春萬物善時維皇龍潛公為舉言天授之相有司之手維皇至聖維天之仁維相休休嘉靖此民澤農欲晴山農欲雨公在相位高枕下黍彼有言戰此有言亨公在相位兵不挂口人亦有言誰怨誰德公曰貴刑具在三尺人亦有言匪同斯異公何適莫靡立一意乾道經略淳熙無為從容其間不競不隨上之答言下之歆望弗及



其身人自得喪公疾未劇公歸已安帝曰如何咨爾同列至  
于頌詞至于賜第宿留經惟愈好勿替我親自昔蕭曹周召  
經史云云如公特少方舜命禹宜師宜保薄海有恨公不壽  
考公不壽考薄海恨之矧如得良辱愛辱知屬官窮楚遭歲  
之緣爰及祥琴文始克就太常有詠太史有傳迺如斯文耶  
以哭真

祭劉子澄

惟靈學不事於章句法從容於祿詩積之身以力久試在邦  
其大略我特立而衆同曰好名而奚作若夫鈞企慕於前修  
圖報稱於德約豈與世以多違懷良朋而獨樂孰遺貌以觀  
心惟此風之不作以余交之最晚知君意之匪薄方前猛之  
切發收後不於戲謹何手墨之未乾而遽遺於今昨儻絮酒  
之可濟將陳恨而亦哭

祭蘓訓首

元祐故家封殖百年百手舊聞嘗失其傳疑將執問劉備久  
詮如公幾人庶幾儼賢然而位不過外郎而僅止中書是不  
謂之天耶累舉不第屈于賞迨崎嶇州縣曾諱自言說以民  
庸著之淮壩積有令聞爰始綜銓向使第公之文少而論寡  
則于史觀則于詞垣何幾非宜而躓莫前則天之壽公非通  
今日然也嗟乎魏公之功異尋所錫比及三世中更有幾幾  
先大夫義不附權天丁寃之臨汀之遷公論既開登筵九序  
凡是天理奪不可言某幸茲為察情相後先即之禮禮之便  
便一日不見而我棄捐寓哀斯文三致意焉而哀不奪有美  
如泉

祭張孟阜

我識諸張餘三十年仰止端明恨不執鞭架閣勇為西鏡出

忠甫肥趣而孤鶩雅失覓夫接于英躔亦有嫺姪譽焉  
我來雙清詩書之淵孟卓妙齡玉潔蘭娟前規後模足不  
屋既而諸老論亡松凋曼延於赫家聲寔以弗稱孟予亦  
近將誰愆吾學未就于何食眠習為文詞短章鉅篇駸不  
羈關略注箋及試場屋向磨字研務入繩尺以取衷  
弗就愈強益堅妻啼兒號語方諱錢必以青衫侍視  
吾世科至於替然而具料事察於者龜夏時過於紹  
發憤于酒是便竟成沉痾殆若自指嗚呼孟工於成家而  
拙於謀身有恨於貽後而無忝於奉先者之哲人亦足謂  
我妻厥姪見推師傳忠何疵之弗告愛何善之弗宣病章之  
言筆墨倒懸屬予以婚抑何惓惓會余身歸哭此殯是莫  
爾悲為之天言謂余不信有如大川

祭令人張氏

嗟余與子於窮相遭以子潔清濟余之憂何以觴客取之金  
袍殆將魚旬蓬首不膏矧余力學往往獨旦每匪視夜青  
在素於焉勞苦於焉咨嗟苟余飢渴則自涸費凡我族居以  
松為公凡我嗣息以異為同亦既替名胡謗是業亦既黜任  
奚歸匆匆雖則信已豈余所獨亦豈無人共凡心曲知余  
深愛敬之篤子嘗有言舍我無復嗚呼子病之久余靡巧  
顧笑謂余日月有待疇昔之夢雲鷺下連夫豈凡骨而  
資余亦宵夢殊庭秘嚴有二黃冠縞衣騰騰求子食器與子  
鏡奩而遂棄余曾日不淹嗚呼以子生平死且有守奈何  
情失此益友強欲述于悲掣之肘高圖能言託子不朽

祭林懿仲

我老哭子云胡不哀豈以斯今微子之才有才如子  
培少却實之辟雍蓬萊而年不遠公論之聞是懸於天哉

何哉我懷古人風凋頽寒匪無群居謂為友朋亦既樂推  
而譏評亦既洽比俄而背憎誰其廿年篤師一經九曰  
我豈豈徒私情嗚呼喪歸自淮潛焉曷勝屬我悼內樹  
曾今辭酌之尚其飲聽有盡之觴無窮之名

祭瑞安宰留公稿

吾邑之難聞于浙聞有縣一區洞無門限籍入誰家可  
詢邦賦有常夫豈不仁今日敲朴吏如斧斤侵無完家者  
見絲累歲于茲交相為貧間有惠令不怒以頻警彼非此而  
悉益薪匪憂則慚以及其身自我公獨飭燥為新一術不  
笑言津津侵戶晏開吏袍前陳州家曰解使家曰動且以  
暇豆鵬佐賓縣門之樓圯為荆榛忍為山空曾目不暇以  
長村與惠之真豈徒百里可以長民輝煌慈惠整齊於

君其間亦志可伸遽止斯耶天河吳晏自君屬疾然心聚為  
識者于鑿昧者于神翼其壽祺以勸後人聞之不起萬里  
中我忝同登晚交益親况此酌別不知所云岷山之石歸然  
嶙峋尚刻遺愛庶幾不泯

祭潘省之

嗟乎惟靈以家學之未顯被巍科以娛親以里仁之未博求  
三益以淑身惠分人而清約嚴律已而殷勤若夫歸愛女於  
心許擇冢婦於素貧資壯士以趨急避旁枝而圖新皆在昔  
之所難得一節而過人迺具美而弗矜矜愛好修而益振自發  
軼於州佐亦彰纓於京塵有衆允之壺拂無一疵之緇磷雖  
麗建於堯庫遠揚名於縉紳及兩鬢之已華領壯縣而獨欣  
喜茲銘而弗設惟經師之是尊忝累政之短長從百里之笑  
褒酌氏言而徑行或黃堂之未聞有負租而弗問奚加賦之

敢云禮堂陰之功勞志相內之欠伸俄遺恨於指老憂傷和  
而預發皇乎志如公之闊達行如公之真淳儻少假之歲  
得景蓋於要津蓋庶幾於有德輯群駁以為純忽兩禮之族  
歸德之遠而歌音某嘗同井於仕版又洽比於言辭方欽遲  
於祝壽尚幸陪於後塵隔古今於一觴故不知涕泗之沾兵  
而

祭著叟弟母夫人

孟子之母及於衣衾棺槨之美而不得與其子共祔於三塗  
自石月老固多遺恨吾於吾孀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一觴之  
奠承焉千古嗚呼悲夫

祭沈次卿

吾邑必致二沈之門以資舊聞訪遺跡也示誠公亡

官無誦答之助士無切磋之益幸公無恙尚有典則言可記  
注行可蹤跡而止中壽誰不沾遺嗚呼十八丈之賢蓋庶幾  
徐孺子元魯山焉而世無孝庶之科竟淪謝於幽仄相彼後  
進車馬赫奕帝布三葉令人太息始余過邑多見往昔游有  
觀潮說有古相追隨諸公好我顏色自公獨存我亦皓白悵  
不鄰巷相與朝夕治草具屈為上客我懷則多豈以飲食  
曾謂背而存亡之隔文以哭之未敘潛德匪無強宗為刻奉  
石

祭豐山陳國器

嗚呼自音裕言誰敢

種德之久仁及問巷悼內屬

耳而遽至此何歟余觀氣絕甚偉言動有常下逮僮奚不見  
呵詰是豈不足以壽歟食飢犬寒勿問踈戚東塘之成通國  
利之是奈何不其報歟宜壽不壽宜享不享神理茫昧世

亦多有若夫奕世慈孝滿門問學盎然春和無以致異而賀  
觴未舉衷經相尋行道嗟涕殆未之睹則又何至於此極歟  
豈禍福無端而自音格言姑以為訓歟胡能籲天寓此哀真  
祭朱文昭母夫人

吾友滿天下今四五十年升沈通塞之變多矣蓋僅有存者  
率一歲或再三歲惠然造吾門者必皆蒼然華顛者也否則  
其子若孫以其父祖藉口為謁以請見而非其人矣况於其  
親則又周落至閩郡或數百里間有八馬以余之少孤不及  
奉其親苟聞見之則未嘗不為之起敬且自愧恨其不若也  
嗚呼今夫人氏吾友文昭之母則一人之數也文昭自為諸  
生知名一世屢舉不第而業益修謝客深居而上益附燕分  
寸之柄而吊亡悼屈孤而惠羈旅而家不困皆夫人之教  
也嗚呼何其整也余自罷棧垣謫籍弥久夫人以其女孫歸

為吾伯氏婦傾烟歸其行轅田以佐其養人所諱交無雜  
焉嗚呼又何壯也以余少孤不及養其親於閩郡或數百里  
間見吾友之親則為之起敬自愧恨其不若則於夫人直如  
何也春有饋然秋有饋鮮果旅之實九美必饋問其將命  
往出夫人之手夫人之壽八十有六屬余抱病撫棺無及  
德布私非文安寄力聽言略尚昭鑒之

止齋先生文集卷之四十七

誌銘

徐叔樹殯誌

叔樹年二十二取科第始娶劉之周氏婦嘗愛叔樹留之彌年不使其女行叔樹客久念其親嘗欲得余書風刺之將扞白其婦翁媪以乞歸余以叔樹意為書累百言道其主其考與父母日夜望叔樹以佐其歸決叔樹於是乎歸而已矣矣余與叔樹同乾道八年進士是歲繇鄉貢以第者唯叔樹一人里中慕悅之奉羊酒負徐氏之門者日至他父兄皆不覺其子弟謂吾之不知徐君也余叔樹調長樂王簿弟及孫又去親側逾年以病歸歸之日父母為之松苦無聊累月而叔樹死嗚呼是不幸耶非耶叔樹名槐温永嘉人一子才周歲以淳熙某年某月某日卒父贖帥其同年進士請墓于郡大

守得某鄉慈雲院之後山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余悲故稱之  
觀之恣也故為叙其才與志尚不愧於觀者如此因以為銘  
云

林安之墳誌

安之姓林氏諱居實溫瑞安邑人父堯賓母王氏安之以壽  
熙二年十月丙申卒以其卒後之六十有二日丁酉葬于邑  
西偏三里之橫山余既為圖銘於東萊呂伯恭氏而墳不可  
無識也蓋安之從余將旅久余在城南時疊居累數百及屏  
仙巖之陽至者蓋十一而安之實先越數年寓會稽之石氏  
藏書房至者蓋百一而安之又先明年歸太學嘗過越安之  
猶捆紮凍餒逆旅以缺將行天台則安之束書僱僕夫余登  
安之動甚矣而趣好雜因辭却不與偕比至天台安之已瘞  
容便立戶外以請由是不以沙事物毫抄分志而趨於學余  
師友雖在數百里外必往依事諸公見安之咸曰佳士佳士  
年止三十四其葬也同舍生為之擲悲夫

趙夫人墓誌銘

余友孫叔特將葬其內趙氏為余言內所以克相之者而拜  
乞銘曰昔吾母早世諸弟有尚結髮者吾父春秋高多恙趙  
氏年二十餘來歸事字尊禱時節其服食飲藥各以意禁省  
無墮缺不自事游飾惟賓祭之饌腆潔必致訶齊兒女色莊  
如文人至今僮婢則以惠及雖婦氏其行應銘敢以請按夫  
人溫瑞安東郭人鄉貢進士蒼孫之女生三男昭子明子宣  
子二女歸同郡士朱清何璠年五十二卒於乾道七年七月  
丙戌以淳熙三年十有一日壬寅朔葬于永嘉縣建牙鄉鴨  
飛里西華山之原余聞東郭與金與趙皆清獻公之族熙寧  
中清獻公之子岷采必郡夫人曹大父帖從公問家法緣是

趙氏子姓有檢守自辟雍正書以文名天下登進上第者至今不乏夫人行應銘有自來美余娶城南張氏實金與出珞子而下又從余游皆諱不可遂銘之曰

維系之无雜背之藏式謹婦常無年乎何傷

胡少賓墓誌銘

少賓諱序姓胡氏胡氏繇發徙温至荆湖制置司幹辦公事君諱慶通判滁州君諱秉宗正少卿君諱巖兄弟若若累贈其考諱觀國中散大夫妣趙氏恭人滁州君周氏安人無子以幹辦君之子為後是為少賓也少賓娶薛氏故起居舍人徽言之女世所稱薛士龍者其妻弟也年四十有九以淳熙五年後六月丁未卒于官所十有一月卒未歸葬于永嘉縣吹臺鄉梅嶼山先兆之側子男五人宗宇守寅定女四人最余問學于薛士龍氏性徃見少賓已而與鄭純全真徃還全

以其子為寄兩家合教十數年人人課之婦女飲食衣被之此君借討書上名于禮部兩家奉酒相勞苦以為可見府君地丁矣余每論婚友之不可尚於君故有感也余娶草堂仲子思象之女則嘗教君者也既習聞其所繇成就如是而琳瑜又來問學亦雅馴不頽瑜也將葬因述君官政家政累千餘言以乞余銘余嘆曰士宦不達志不究見何足用書有以孤兒受教于外氏致其身以無辱其父其可以無傳乎銘曰維古論人必果出君克其家誰從得亦惟歎考好述臣我銘徃之後為則

張忠甫墓誌銘

忠甫為人嚴重深博善忍事鎮物絕有材智折不使出其氣究沈沈偉然丈人也年方少連五試禮部不中授特奏官忠甫每自悼不第進士雖官達將不得與文墨議論亡足以此者



儒效送其去以居養其母儀妻子是正朋友為事蓋晚而學  
其言諸誦數年既大通風人羨刺與古喪祭上下之交立教  
發意以為天下國家可惟此而理以孔門之所教而傳也益  
其學自刻苦貴愛或言諸朝祿以監獄忠甫謂徒費縣官  
亡誦歷三任不食其祿亦不書妻執母夫人黃氏之夜自飯  
食至于既空凡所以誠信其親者自括髮至于既祥凡所以  
哀憫其身者履諸士夜禮無不合也初忠甫獨遠古並心繩  
俗以己學無以寓見則時時為文章銘人父祖有諷奇勸皆  
不虛善於族姻之喪為之治衣衾棺蓋緇巫佛強其為此禁  
其為彼八顯謂惟至交口西罵之忠甫就其長而未之厭乎  
也及見其躬行極人之所難然後翕然加敬尊信其說有從  
之者雖不從者亦內愧莫之敢議也然而忠甫之言曰吾生  
不免為今人吾行豈敢為古人吾於閭里後進進隨和唯諾一看

嗟乎少負

承務郎陳公墓誌銘

始余入太學故右文殿脩撰芮公為祭酒以士之有文行者  
職掌几學之事而永康陳君聖嘉為選首余繇是與聖嘉往  
還甚熟嘗語余吾父春秋高而吾之室亡矣因不復娶以與  
吾父同卧起者若干年豈忍一日離也而吾猶未免於諸生  
余聞其言而感之後數歲之官道過永康則聖嘉取上第調  
處州州學教授遇 太上皇慶壽恩授其親承務郎父子蓋  
甚樂也明年秋聖嘉忽訪余行都表絳面墨拊膺哭拜曰其  
不孝某不孝不能壽先君以及於祿尚不敢死而未乞銘於  
吾子以究大事惟吾子思存之余既泣弔即辭辭未就會罷  
官東歸又道其州邑往往所至以其族子承議郎監左藏南  
唐公亮之狀訪公之為人頗合且得其軼事蓋自熙寧變古

後法不以主戶敏愆之士上公給事而浮食與政者類皆無少  
州縣不勝其敝里居者同患之然自奸非詘與齒也公習見  
前事獨堅忍不胥去以隍平一縣之賦訟痛自潔謹雖有督  
察之長欲求其一二過差而不可得故能究其惠愛於手使  
當秦漢察舉之法行其因是以著見必有足觀者而其志豈  
但若是哉以余知其子十年見其休戚之變又得公行事如  
是是宜銘公諱某字某其先自穎昌徙發曾大父某大父某  
父某公善事親不以家事累兄弟教子不問費雖事科舉業  
試不利不愠與人交非輩行不輒相字於童穉未嘗施爾汝  
家甚貧猶施及親故脫管柱門讀佛書間一日出比鄰歡迎  
之說年八十齒髮不甚衰變娶鄭氏先卒男四人女二人同志節  
志質志剛二女適邵去病倪資濬男孫三人女四人以淳熙  
五年三月某日卒明年正月某日葬縣之長安鄉西山原公

亮云而志同者聖嘉也銘曰

謂為無位耶子姪以貴之謂為無傳耶鄉黨以譽之茲為其  
藏後之人易忘也而我銘茲

叔祖母韓氏墓銘

夫人姓韓氏鄉先生波翼之兄女年二十八歸我族叔祖父  
歸二十一年而以祖父卒葬所居前山之陽後二十六年而  
夫人卒叔父共以淳熙七年十一月吉奉其柩附于山陽  
之兆蓋夫人婦比葬歲復庚子矣叔父泣命 某曰吾葬以  
故緩而今屬吾子銘之也以尚亡悔 某不逮事叔祖父不  
嘗見夫人為家婦時事而見為母久是時長叔如亦憚寡家  
日落二小郎最風門戶令熱異夫人中處與外絕獨教子讀  
書一愛甚擇以夏國子進士韓公粟婦子或微過但色不  
怡婦子謝已則復常雖隣未嘗相語笑聲者而室廬園田無

秋毫損於叔俱念舊叔諱六字某銘曰

余叔祖父以善士稱叔父繼以善士稱族之願其妻若母者必以夫人也如之何勿銘

馮司理墓誌銘

君諱施叔字孟博以淳熙六年某月某日卒于家年六十以八年十月庚申葬于嘉縣堽牙鄉桐嶺之下娶魏氏再娶薛氏三男琳瑜璋五女適吳仲洽林謙餘未行往時吾鄉尚名德貴門地士大夫不為婚友永嘉如草堂先生張子克氏經行先生丁其父氏瑞安如唐與先生林介夫氏皆名家也數家子弟賓客往往可稱效君考諱光庭娶介夫之孫女因林氏君得從草堂諸子學復因張氏得以其子姊歸經行之孫君三歲喪母十五喪父家益落而遂以讀書為文得官居有善譽出有廉績蓋其所漸習異也府君且卒召林張氏

真雅從隱君子游間一至城邑必食寢於少賓之家余固心異少賓而未之知也前年官行在所少賓遠赴調又館於余師友鄭景望氏則日得與少賓履語是時少賓之從弟千秋待湖州監酒闕年方少母老矣不樂其為是官使來換縣主簿若尉少賓念人人擇便利將誰聽吾弟昔授福州侯官尉推千秋嘗還市見宜春走卒問其族子教授時者忘忘乎曰既亡矣為之涕泣奔走以求歸宜春之喪與其父母妻孥者累日余始知少卿之篤行全真之不苟合鄭薛二氏之常與居有以也其後益聞少賓生平少嗜酒偃蹇年三十盡拾故交竊聚糧走千里見黔人所謂金先生者先生名梁之嘗為奉新尉一旦棄官變衣服垢面罵市難近即所可意復危坐講說若經生學士然者最喜鄭全真也少賓介以見卒然相懼飲之於酒家竟醉少賓蓋留黥數月而後歸其所云云懷

不以語人迺更自負恃愛惜非親黨慶言未嘗出門巷獨旦暮與士龍孫處厚子詩相追逐上下議論士龍名在天下士爭趙知其言少賓亦自立找務不為同於子詩尤各出奇不相降下余頃聞滁州君初讀書天慶觀故相秦公在水嘉聞其名出不意枚策未覘之君方讀孟子書不為讓也秦因誦宋句踐一章以感諷君君訖其去如初旦日且不還詢秦公再相有以君為薦者曰是固以三顧望人者耶滁州竟官不達死幹辦君以布衣從大將岳飛定群盜僅得官以死少卿稍貴亦坐言者謂尚胡寅趙鼎之學擯十餘年不用少賓志益壯運調官丁內外艱不赴晚監湖酒名字纔出未幾死矣胡氏父子蓋如是宗未乞銘其可無辭叙哀之乎宗盡得外氏書舉諸弟力學或者在茲耶銘曰

璞也而或以為珉也而或以為真徒以強伸云誰不淚吁

庸庸然吾何賈哉嗚呼忠甫蓋已顧避龜勉如此猶久而後與鄉人合使盡已有耶人必且大恠宜愈難合使得其立施行之則必恠之者愈衆亦愈流落不偶不得其志故忠甫一意恐弱以死而非其釋然不屑於世也忠甫與其友薛士龍鄭景望齊名於時而二人皆仕矣士龍一見人主語意合且大用而為政者不悅去之以卒景望三入朝二十餘年其卒也位不過九卿二人嘗勉忠甫任忠甫不應久之而道不行功業不就也則未嘗不壯忠甫之次而推遜其高嗚呼是可謂之賢歟忠甫諱淳姓張氏世永嘉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潘氏休寧丞蔚之女年六十有一以歲之元日卒以其年十有一年乙酉祔葬于吹臺鄉桐嶼黃夫人之兆實淳熙八年也二子九儿三女適袁州州學教授潘宇進士劉嗣信廬趙檉葵潘氏曰吾夫子之友惟陳君在且余家婿銘夫子無

以易君者然則其其可辭銘曰

勇避而不趨人以為異也愁苦以行之人以為為利也夫師古人孰今不棄也猶有鬼神設其寧于地也

章端叟墓誌銘

淳熙八年九月日陳子端已使來告章子之喪曰端叟不幸且日本九兩邑之諸生走相弔其自令將誰糾合以卒業夫子宜聞而哀之余既泣受辭即往之其廬會哭哭皆盡哀越月端已復來告曰端叟不幸未及有子以仲兄之子士則後葬日得十有二月丙午而士則也幼不任事諸士分治其喪紀而端已實刻其墓敢請於夫子余復泣受之曰是宜銘端叟諱用中平陽萬全人考諱某妣周氏恣蕪端叟學端叟從余游最久又因余之金華依呂公伯恭之雲川依薛公士龍而其名遂載於人口耳性溫良死無不覺於父故能分駸苦

於先生長者能受其煩辱之後於其徒相厲以學責難勸定為期會程式稽攷有誦情游有就其人嚴憚之則所謂江南書社也嗚呼死生之際可以觀人矣端叟無毫髮氣力無父子兄弟可以納交又無壯子也而兩邑之士交吊聚哭為之執事焉圖銘焉惟恐其有憾且遂磨滅也是可以安得之耶若是固不宜銘歟要葉氏先卒有二女願言以季歸諸鄭氏姊之甥長托之友友合謀以余之兄子師守為之媿蓋端叟之志也銘曰

距江五里寺曰寶積循除而西數十步有塚隆然者吾端叟之宅也止過兵下考視此石

朱君佐壙識

公姓朱氏諱興國字君佐溫永嘉人考永妣王氏享年五十以淳熙二年十有一月卒君佐娶陳氏生子輒夫以汲為已

後晚得光孫而君佐之喪未練又陳氏為君佐之愛光孫也。以拱源為之後三女適丁子美項敏中陳宗淵子美宗淵皆嘗薦國子學亦輒不第死蓋君佐卒二年波克葬于所居里西山之麓且葬陳氏使為志焉陳氏余族姑而宗淵之姑也子方哀宗淵呱呱二女莫適顧託於是感余姑之經紀朱氏置孫以綿其祀乞言以不顯其名也喜且泣下而刻藏諸窆庶幾其女不忍棄宗淵如其母然而亦以解君佐之悲也。葬以淳熙九年十有一月庚申。

宜人林氏墓誌銘

建炎間天子求拔民譽之士一日而除臺諫官四人趙鼎蔡確沈與求而其一入監察御史諱惇禮者福州長溪楊君也。御史生績今以朝奉郎致仕朝奉生興宗嘗為尚書郎出知興州徙嚴州余所為銘林氏宜人之墓者朝奉之配嚴陵後

母也蓋名家三世矣嚴州使人謂余曰始吾大父連以郎官御史召不克晚日益蹇與宗生四歲矣而吾母死母賢可賴大父日夜念之不樂也而求繼於母家是為宜人宜人雖歸不及大父顧託然竟成其意有信士不能然者興宗不善為言猶能言一二以圖銘於子也宜人嫁橐費且盡而劉氏姑死吾父至無以買棺斂哀亂計不知所出宜人泣謂曰不有吾頭上一金釵予鬻之而棺具興宗之為太學諸生也使遺之金若干兩曰吾所紡績得此以資汝興宗之得樹立其身以答元母者宜之賜也吾父從事臨安以其暇問養生於恩州李處士得其方一切屏事務自壽宜人故清薄亦即將順毀飾飯采為浮屠氏學以迄借老烏呼以大父之不樂念此也至此而皆如其託言無咎興宗非不能銘若遂不銘豈唯宜人何以慰大父於土中且宜人余同郡平陽縣人通奉

大夫林公祀之季女嚴州考試乾道八年進上而余又辱為  
門下士夫論述鄉黨之美與諸老先生家事以著之後世仰  
余志也宜人二十三歲嫁又四十五歲卒一歲若干日而癸  
實淳熙九年十有一月某日女婿陳萬章孫男女四人銘  
曰 余嘗過括蒼見其人樂道太守之賢而逮事父母  
之榮龜井之原今為此銘執無人心其永勿傾



四下... 謝... 先生... 以... 後...  
余... 正... 人... 二... 三... 歲... 入... 五... 歲... 卒... 歲... 符... 子... 日... 而...  
... 九... 千... 十... 有... 一... 月... 从... 日... 文... 婚... 陳... 萬... 華... 晉... 男... 女... 四...  
... 介... 有... 姻... 姑... 若...  
... 之... 妻... 孟... 升... 之... 孫... 子... 為...  
...





